

# 挫而不折: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赵文红,黄姗姗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摘要:**从创业者的挫折应对策略出发,基于行动调节理论,探索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两种策略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并引入创业学习、创业自我效能与先前经验考察该影响过程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表明,创业者的应对策略可以通过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且问题应对比情绪应对更能促进创业绩效的增长。创业自我效能会削弱问题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却会加强情绪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先前经验会加强问题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却会削弱情绪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应对策略;行动调节理论;创业学习;创业自我效能;先前经验

DOI:10.13956/j.ss.1001-8409.2024.12.16

中图分类号:F279.2;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24)12-0122-07

## Not Giving Up: The Influence of Coping Strategies for Entrepreneurial Setback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ZHAO Wen-hong, HUANG Shan-sha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Based on action regu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problem-coping and emotional-coping strategies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and introduces the variable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prior experienc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 coping strategies have an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will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 coping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but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coping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revious experience will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 coping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but it will wea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coping and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Key words:** coping strategies; action regulation theory;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revious experience

### 引言

创业过程面临高度不确定性使得创业者经常会遭遇挫折,阻碍着创业目标的实现。相对于创业结果失败,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关键挫折(critical setback)是创业中更常见的现象。创业过程中的挫折体现了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执行创业任务时的无效,是可能导致创业结果失败的导火索,但也可能是一份“礼物”,让创业者和企业都得到成长<sup>[1]</sup>。但这一转化机制究竟如何实现,在已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详尽分析与阐释。

已有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应对压力的方式可以解释业绩差异<sup>[2]</sup>、创业者的情绪功能<sup>[3]</sup>以及更普遍的创业幸福感<sup>[4,5]</sup>。在经历创业挫折时,有些创业者会通过做一些事情(包括改变认知或行为要素)来解决现存的问题,

从而促进创业绩效增长,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应对的“问题应对”<sup>[5]</sup>;也有些创业者会通过暂时远离紧张的情况,或暂时脱离以寻求放松,有学者认为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应对”<sup>[6]</sup>。但也有学者认为,采用“情绪应对”的方式会分散注意力,分心提供了一种休息,可以补充能量,会减少挫折带来的压力<sup>[7]</sup>。Kleine<sup>[8]</sup>的最新研究表明,创业者对创业挫折进行的挑战/威胁评价决定了行为反应,如果挫折被视作可以克服的挑战,则倾向于采取问题应对策略;如果挫折被视作应当避免的事件,则更倾向于采取情绪应对策略。以上不同学者的观点表明,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这两种挫折应对策略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

虽然有学者将创业过程中经历的创业挫折看作是

收稿日期:2024-0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630097)

作者简介:赵文红(1968—),女,河南荥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创业创新与战略研究;黄姗姗(1984—),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业与创新管理。

一种学习事件<sup>[9]</sup>,然而,从问题中学习并不是自动的,由问题引起的负面情绪会消耗注意力资源,干扰创业学习<sup>[1]</sup>。此时不同的应对策略带来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决定了创业过程中的挫折是促进还是阻碍创业学习。研究表明,在创业过程中更善于应对和克服创业挫折的人更容易进入创业生涯并取得成功<sup>[10]</sup>;且相较于成熟公司而言,创业企业如果不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挫折,可能会导致企业业务萎缩甚至破产<sup>[11]</sup>。根据行动调节理论,当创业绩效目标被创业挫折打断,创业者可以获得挫折的负面影响,并调节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引发创业学习。但是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能够成功应对创业挫折,对于创业挫折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会影响创业学习的意愿和程度,因此创业学习会成为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影响创业企业绩效的必由之路。

创业者对于自我能力的判断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个认知视角,分别代表了“我觉得我行”和“我真的行”,因此从这两个视角选取创业自我效能和先前行业经验,来探索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本文探究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对创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回答不同类型的创业者由于创业自我效能和先前行业经验的不同,采取何种挫折应对策略更有利于促进创业学习的问题,丰富了应对策略发挥作用的情境因素。

##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1 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中的创业失败通常是指创业结果失败,即企业破产倒闭。对于创业者个体而言,结果失败可能是毁灭性的<sup>[12]</sup>,虽然从创业结果失败中获得的知识对预防未来失败很有价值,但创业结果失败引发的悲伤、沮丧等负面情绪会消耗注意力资源,干扰创业者信息收集和处理,阻碍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sup>[13,14]</sup>。相比较而言,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到创业过程中的挫折,它们提供了“创业者在成功创业过程中重要的学习机会”<sup>[11]</sup>。由于创业是由若干事件构成的递进式组合,创业过程中的挫折既是可能导致创业结果失败的导火索,也可能是一份“礼物”,让创业者和企业都得到成长。

创业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充满了许多障碍和挫折<sup>[15]</sup>。因此作为一个新型话题,创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关注了挫折是什么,以及创业挫折对创业过程的影响。例如,Funken认为创业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指不如意或有害的情况,这些问题构成了阻碍目标实现的挫折<sup>[11]</sup>;Li将创业挫折界定为新企业在一段时间内遇到一系列带来损失的事件而形成的暂时性的威胁评估<sup>[11]</sup>;Wenwei Zhang指出创业挫折可以被描述为不连续的、非常规的事件,它破坏了整个创业阶段的计划和创业活动,并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和增长<sup>[9]</sup>;Khanin将创业挫折定义为阻碍机会识别和机会追求的条件<sup>[16]</sup>。因此,创业挫折是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影响目标达成或降低创业绩效的非自愿的关键负面事件或重大问题等。

研究表明,“从错误/失败中获取经验教训”并非是

一个自发和必然的过程,创业者的应对方式决定了企业能否吸取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结果失败<sup>[1,17]</sup>。根据行动调节理论,创业行为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通过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处理反馈等一系列认知活动来调节自己的行为<sup>[18]</sup>。当创业者经历挫折时,实际的创业绩效与创业者的预期绩效目标出现偏差,为创业者提供了负面影响。面对负面影响,创业者会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监管、调节和纠偏。创业者的应对策略不同,会导致创业者获得不同的情绪体验、评估导向、态度评价和归因倾向等认知层面的结果<sup>[14,19,20]</sup>,进而影响创业者的后续学习行为和决策<sup>[21]</sup>。

本文基于 Folkman 和 Lazarus 的理论将应对策略分类为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从行动调节理论视角进行解读,将创业者的行动需要作为研究起点,分别探究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和逻辑链条,并从“我觉得我行”和“我真的行”,即创业者对于自我能力的主观和客观认知两个视角,选择创业自我效能、先前行业经验这两个调节变量,探索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影响创业学习的情境条件。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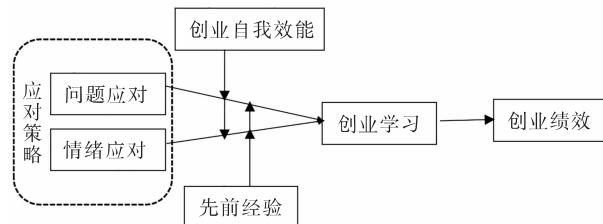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 1.2 研究假设

#### 1.2.1 挫折应对策略与创业绩效

应对策略是指面对压力事件时,个体具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是压力经历与结果之间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同学者对于应对策略的分类有所不同:Uy 等将应对策略分为主动应对和回避应对<sup>[5]</sup>;Meng 和 D'Arcy 则将应对策略划分为认知应对和行为应对<sup>[22]</sup>;Folkman 和 Lazarus 将应对策略分为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sup>[23]</sup>(见表 1),这种二维分类方式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认同<sup>[7]</sup>,因此本文采用这种经典分类类别。

创业过程中的挫折往往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压力。当面对挫折时,创业者对挫折的态度是一种机制,可以潜在地将个人挫折经验转化为创业层面的积极学习成果<sup>[9]</sup>;因此创业挫折应对策略作为重要的调节机制之一,影响着创业者是否能成功地应对挫折。

由于具体内容和侧重点均有差异,两种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也有不同。根据行动调节理论,当采取问题应对策略时,创业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解决问题,通过直接对自己或环境采取行动来检查因果关系,改变或减少压力源,并采取行动努力解决问题,包括制定积极的计划,关注接下来的步骤以及

参与讨论等。从而使自己更好地应对创业过程中挫折带来的巨大压力<sup>[7]</sup>。当采取情绪应对策略时,创业者在短暂的放松或他人的情感支持下克服创业挫折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情绪,给自己提供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更好地振作精神。以积极的心态采取行动弥补自身不足

和应对市场竞争,尽早地进行创业学习,提高创业绩效。采取情绪应对策略的创业者更强调情绪管理而不是改变压力情境<sup>[7]</sup>。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创业挫折的问题应对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H1b:创业挫折的情绪应对与创业绩效正相关。

表1 问题应对与情绪应对

变量	问题应对	情绪应对
面对压力事件	识别压力来源	改变对压力因素的情绪反应
具体措施	检查因果关系;收集信息;寻求建议;制定计划等	寻求他人帮助或情感支持;通过从事其他活动,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等
目标	解决问题	缓解情绪,提供补充能量的休息时间
策略类型	积极主动型	消极回避型

### 1.2.2 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

问题应对使创业者将重点放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利于创业者找到自身短板,激发其努力学习的动力并付诸行动,更好地促进之后企业的经营活动<sup>[12]</sup>。此时创业者面对创业挫折带来的压力时,会集中注意力挖掘根源,改善对于外部事物的态度,甚至会激发探索,寻找更多可行的方案,从而提升创业者学习的水平。

情绪应对使创业者更加关注挫折引起的负面情绪,通过分散注意力,排解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增强创业者的信心,使其具备学习的情绪稳定性和抗压能力<sup>[24]</sup>。通过处理挫折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减轻精神压力,提升创业学习的水平。

因此,创业者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均会对创业者的学习产生影响,在学习过程中,创业者会不断地反思自己,提升自身能力,从而对接下来的创业活动产生影响,促进创业绩效增长。即创业学习在应对策略与创业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创业挫折应对策略通过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进而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

### 1.2.3 创业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

创业自我效能是对一个人执行创业任务/活动能力的判断、预测和信念<sup>[25]</sup>,即“我认为我可以”,这不仅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模式和行动倾向,而且影响创业者接下来采取的行动。

关于问题应对策略。从认知层面来看,具有较高创业自我效能的创业者会低估对于问题的认识,降低对风险的感知,在面对挫折时会充满信心认为能够成功地执行创业任务,这一信念会被进一步夸大,导致过度自信和乐观偏见;从行动层面来看,创业自我效能会影响创业者解决问题的意愿与动机,不利于创业者进行认知重塑和经验积累。创业自我效能越强,越会让采取问题应对方式的创业者减弱学习相关知识技能的意愿,从而越不利于创业学习。

关于情绪应对策略。从认知层面来看,创业自我效能会影响自我认知。创业自我效能越强,越会认为自己具备了创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充满信心,更会感觉到未来的积极可能性。从行动层面来看,创业自我效能会对精神状态和行动倾向产生影响,不仅有利于缓解负

面情绪、增强自我调节能力,而且使得创业者快速恢复到原来状态。创业自我效能越强的创业者越会认为有能力去应对各种挑战,从而采取适当的必要行动,帮助他们在逆境中成长和学习<sup>[26]</sup>。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创业自我效能会削弱问题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H3b:创业自我效能会加强情绪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 1.2.4 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

先前经验被定义为个人过去与创建新企业有关的经验,由于创业过程的大部分是通过实践学习的,先前经验会产生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这随后可以改变企业的决策和行动<sup>[27]</sup>。

问题应对需要通过认知分析形势,或通过寻求直接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来应对创业挫折。一方面,先前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具有先前经验的创业者在面对挫折时,能够更加沉着冷静,运用专业的方式应对<sup>[5]</sup>,可以帮助创业者在不确定性和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可以借鉴以往经历中积累的化解危机的经验和技能并且获得学习。另一方面,先前经验可以提供一种控制感,对出现的问题具有较强的预判并且能够较为精准地识别,有利于保持企业正常平稳运行,积极采取解决问题<sup>[13]</sup>。因此,与没有经验的创业者相比,有先前经验的创业者在采取问题应对策略时,会加强与创业学习之间的正向关系。

情绪应对意味着暂时远离紧张的情况,或暂时脱离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所产生的不快。一方面,创业者可以从过去经验中了解到,采取情绪应对并从日常的经营工作中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不必感到内疚或紧张。另一方面,在短暂的放松期间,创业者会将注意力放在平复自己的情绪,最终导致不能对负面反馈有效收集、分析和调整,难以有效进行信息的获取和加工,并对原有知识和思维习惯产生怀疑,创业者不再有动力和信心进行学习,不利于其创业学习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先前经验会加强问题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H4b:先前经验会削弱情绪应对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 2 研究设计

###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首先,本文整理了涉及关键变量的相关文献,筛选出使用频率较高,且题项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题项,并对题项进行了合理的翻译与修改,以帮助调研对象更好地理解题项。为确保调研企业均为创业企业,在西安地区选择了创业活动密集的创业园区内的创业企业,作为本次调研的对象。研究发放500套调查问卷,在发放过程中,为了避免同源偏差,研究将问卷分为A卷(企业家认知)与B卷(企业成长)两部分,其中创业者应对策略属于企业家认知部分,由创业者填写;企业创业绩效属于企业成长部分,由熟悉企业情况的联合创始人或者相关管理者填写。

经过剔除数据有明显错误以及信息不完整的问卷,最终确定352位创业者及其创办的企业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样本有效率为70.4%。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显示:男性创业者比例高于女性(61.3%);创业者的年龄集中分布在30~40岁之间(62.7%);在受教育程度上,创业者以本科学历为主(55.6%)。创业企业年龄多为5年及以下(72.7%)。在行业分布上,服务行业占比最多(40.06%),其次是技术/电信行业、能源和制造业。

### 2.2 变量测量

研究所用量表均来源于现有文献的成熟量表,在不影响原变量含义的情况下,根据创业情境进行语言调整:通过询问创业者“在过去的创业经历中,在哪些方面遭遇到挫折?”,回答在面对这些挫折时,以下做法对您的符合程度。

(1)创业挫折应对策略量表借鉴Cohan等<sup>[28]</sup>使用的成熟量表。该量表通过前期的访谈,结合创业者创业过程中的关键挫折,进行应对策略的测量: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各7个题项。

(2)创业绩效量表借鉴Chen<sup>[29]</sup>使用的成熟量表,测量与同行业同类型的竞争对手企业相比较,从企业的总体绩效表现、企业的盈利表现、企业的成长性、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这4个方面来测量创业绩效。

(3)创业学习量表主要借鉴Cope<sup>[30]</sup>的测量,对创业学习程度和内容进行评估,由8个测量题项构成。

(4)创业自我效能沿用Zhao等<sup>[31]</sup>使用的成熟量表,从识别新商业机会、创造新产品/服务、创造性思维、将想法或新思路商业化等四方面测量创业者的自信程度,共4个题项。

(5)先前经验指的是之前从事的相关行业与目前所从事的行业的相关性,采用虚拟变量进行测量:“1”代表有,“0”代表没有。

(6)控制变量。本文将性别、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和现有公司人数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采用虚拟变量来测量。注册资金、现有员工人数采用自然对数来测量。

### 2.3 信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SPSS软件分析研究数据,变量的信效度

检验结果见表2。本文所涉及的变量测量指标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0.7,说明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同时,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大多都在0.65以上,AVE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7,表明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6,且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对应的非对角线相关系数,表明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

表2 测量题项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信度、效度指标
问题应对	关注发生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0.791	
	借鉴发生过的类似问题	0.760	
	琢磨并确定应该采用的行动	0.782	$\alpha = 0.896$
	努力弄清当前情况发生的原因	0.807	$CR = 0.919$
	立即采取纠错行为	0.721	$AVE = 0.618$
	思考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	0.807	
	努力分析当前的问题	0.829	
情绪应对	吃顿自己喜欢的饭菜或其他食物	0.630	
	给自己买点东西	0.734	
	出去看个电影	0.756	
	花些时间散散心,让自己暂时忘记当前的情形	0.669	$\alpha = 0.783$ $CR = 0.843$
	去找朋友见面聊聊天	0.611	$AVE = 0.505$
	和特定的人待在一起(比如某些亲人或朋友)	0.568	
	给朋友打电话	0.630	
创业学习	使我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加准确地认识	0.819	
	使我对自己性格上的优缺点有更客观地了解	0.821	
	使我在后续的创业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0.701	$\alpha = 0.921$ $CR = 0.937$
	使我重新审视对各种事物的看法	0.794	$AVE = 0.649$
	我从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0.857	
	我从中掌握了更多企业成长方面的知识	0.852	
	我从中掌握了更多市场需求信息	0.810	
创业者	我从中学会了如何处理各种关系	0.780	
	在识别新商业机会方面的自信度	0.725	
	在创造新产品/服务方面的自信度	0.786	$\alpha = 0.783$ $CR = 0.860$
	在创造性思维方面的自信度	0.781	$AVE = 0.606$
	在将想法或新思路商业化方面的自信度	0.820	
	公司绩效良好	0.812	$\alpha = 0.809$
	公司盈利性良好	0.824	$CR = 0.875$
创业绩效	公司快速增长	0.776	$AVE = 0.637$
	公司市场份额增加	0.780	

### 3 假设检验与分析

本文使用SPSS软件和Process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 性别(男=1)	0.767	0.423	N/A									
2. 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是=1)	0.227	0.419	0.066	N/A								
3. ln注册资金	5.489	1.428	0.074	0.193 **	N/A							
4. ln现有员工人数	2.819	1.228	0.090	0.225 **	0.367 **	N/A						
5. 问题应对	4.080	0.661	0.032	-0.006	-0.021	-0.059	0.786					
6. 情绪应对	3.473	0.776	0.140 * <sup>a</sup>	0.124 *	-0.067	-0.045	0.198 **	0.660				
7. 创业学习	3.979	0.616	-0.012	-0.016	-0.003	-0.086	0.587 **	0.279 **	0.806			
8. 创业自我效能	3.897	0.657	0.119 *	0.076	0.022	0.071	0.405 **	0.210 **	0.412 **	0.778		
9. 先前经验	0.702	0.458	0.155 **	0.132 *	-0.028	0.130 *	0.121 *	0.046	0.030	0.121 *	N/A	
10. 创业绩效	3.389	0.622	0.073	0.050	0.112 *	0.226 **	0.161 **	0.181 *	0.187 **	0.193 **	-0.029	0.798

注: n=352; \*\* p < 0.01(双尾), \* p < 0.05(双尾); 对角线上, N/A 表示不适合分析, 加粗的值为平均变异抽取量(AVE)的平方根

表4 回归结果

		创业绩效			创业学习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l 6
控制变量	性别(男=1)	0.080	0.096	0.099	-0.019	-0.031	-0.016
	高新技术企业(是=1)	-0.011	0.006	0.003	0.019	0.010	-0.009
	ln注册资金	0.014	0.016	0.013	0.017	0.015	0.015
	ln现有员工人数	0.107 ***	0.112 ***	0.116 ***	-0.030	-0.033	-0.029
自变量	问题应对		0.151 **	0.062	0.577 ***	0.523 ***	0.511 ***
	情绪应对		0.092 *	0.074	0.114 **	0.096 **	-0.275
中介变量	创业学习			0.154 *			
调节变量	创业自我效能				0.156 ***	-0.171	
	先前经验				0.073	-0.062	
交互项	问题应对 x 自我效能					-0.150 *	
	情绪应对 x 自我效能					0.094 *	
	问题应对 x 先前经验					0.172 *	
	情绪应对 x 先前经验					-0.175 **	
	F	4.778 **	5.945 ***	5.774 ***	45.093 ***	37.053 ***	26.963 ***
	R <sup>2</sup>	0.055	0.098	0.110	0.452	0.476	0.501
	Adjusted R <sup>2</sup>	0.043	0.082	0.091	0.442	0.463	0.483

注: \*\*\* 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1)根据表4中的数据可知:在模型2中,问题应对与创业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beta = 0.151, p < 0.01$ ),即H1a得到支持;在模型2中,情绪应对与创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beta = 0.092, p < 0.05$ ),即H1b得到支持。

(2)采用Baron和Kenny<sup>[32]</sup>推荐的方法,结果见表4,由模型3可知,加入创业学习之后,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说明创业学习在应对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因此H2得到了支持。

(3)由表4模型6,对创业自我效能和先前经验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模型6所示,H3a、H3b和H4a、H4b得到了支持。

(4)为了充分验证调节作用的效果,绘制了如图2和图3所示调节效应图。

如图2所示,对于采取问题应对策略的创业者来说,当具有较强的创业自我效能时,问题应对与创业学习关系的直线坡度变缓;对于采取情绪应对策略的创业者来说,当具有较强的创业自我效能时,情绪应对与创业学习关系的直线坡度变陡;说明创业自我效能会显著

削弱问题应对对创业学习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情绪应对对创业学习的促进作用。

如图3所示,当具有先前经验时,问题应对与创业学习关系的直线坡度变陡;而情绪应对与创业学习关系的直线坡度变缓。说明先前经验会显著增强问题应对对创业学习的促进作用;显著削弱情绪应对对创业学习的促进作用。

#### 4 研究结论

(1)创业挫折应对策略对创业绩影响的双刃剑作用。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不同应对策略对于创业绩的影响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从行动调节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创业挫折应对策略与创业绩效的内在复杂机制,打开了创业挫折应对策略与创业绩效之间的“黑箱”。研究发现,创业挫折会给创业者带来压力和负面情绪,消耗认知资源,不同的应对策略对创业绩的影响路径不同,或校准情绪,或改变策略。研究结论进一步验证了创业挫折的“双刃剑”作用,作为创业过程中常常会经历的创业挫折,它带来的是“光荣的回归”,还是成长的抑制<sup>[1,10]</sup>,取决于创业者对创业挫折反应的应对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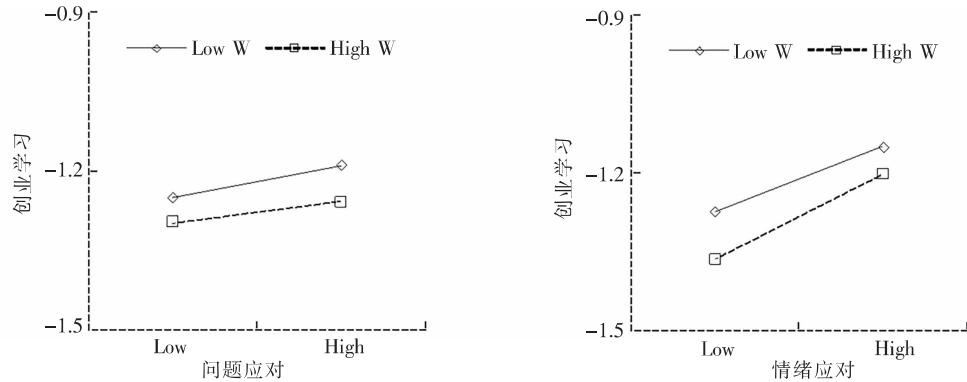


图2 创业自我效能对应对策略和创业学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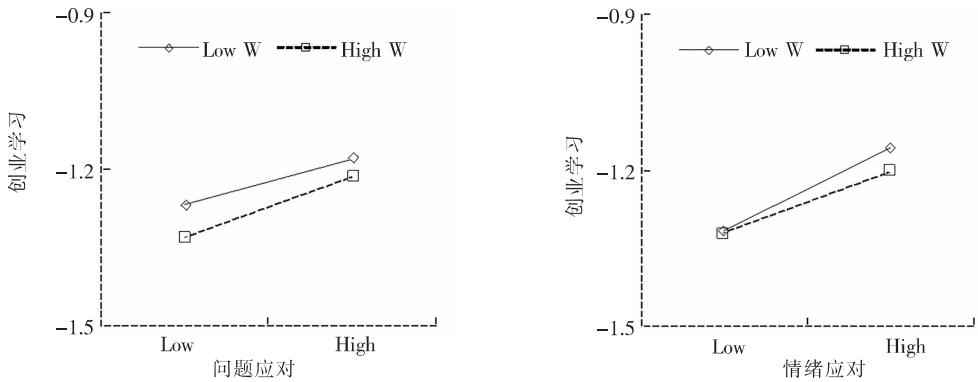


图3 先前经验对应对策略和创业学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2) 创业学习在创业挫折应对策略与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以往有研究对于创业者经历挫折之后的众多反应缺乏较为清晰的逻辑。本文基于行动调节理论的研究视角:创业行为是一种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因此创业者的应对策略不同,会导致创业者获得不同的情绪体验、评估导向、态度评价和归因倾向等认知层面的结果<sup>[13,19]</sup>。研究发现,这会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学习行为,表现为:通过采取不同应对策略,促使创业者进行认知重塑和经验积累,提升创业学习的水平,最终促进企业创业绩效的增加。为已有的创业学习研究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

(3) 创业自我效能和先前经验会调节两种应对策略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

本文从对于自身能力的主观和客观认知两个方面,即“我觉得我可以”和“我真的可以”,将创业自我效能和先前经验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和先前经验对不同创业挫折应对策略与创业学习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应对策略发挥作用的情境因素。呼应了创业研究中对于“个人毅力”<sup>[10]</sup>是一种有助于个人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并继续努力以实现长期目标的关键因素。

本文对于创业者如何应对创业过程中的挫折,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1) 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创业挫

折应对策略。对于具有较强创业自我效能的创业者,建议其采取情绪应对策略应对压力,通过寻求他人帮助或者暂时放松,调节自己的情绪,以便能够更好地调整自己的状态,转换情绪,进而促进创业学习;对于具有较多先前经验的创业者,建议其采取问题应对策略应对压力,探究压力的根源,将重点放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积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从而更好地进行创业学习。

(2) 创业者应正确对待挫折。对待挫折要将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策略结合起来,一方面应对创业挫折要保持良好平稳的心态,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克服创业挫折带来的负面影响,重新树立自信。另一方面要善于剖析原因,归纳总结,深入研究,从挫折中学习,积极采取下一步行动,这样才能降低创业挫折的不利影响。

(3) 有助于进行创业挫折教育。中国是一种成功动机过剩的氛围,人们都特别崇尚和追捧成功,非常耻于谈论失败,讥讽一切失败的现象、失败的人物<sup>[33]</sup>。因此,多数创业者缺乏理性的面对“创业失败”,这加重了从“挫折中”修复以及学习的难度。创业挫折也可能是一份“礼物”,从而在创业教育中可以通过“创业挫折”教育,更理性地看待创业成功与失败,这对于连续创业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的不足之处:①由于数据收集的限制,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未来研究中需要尽可能收集纵向数据,以得到更为精确的研究结论。②由于研究主要测量创业者的认知,所以所有变量均采用了李克特五

级量表进行测量,其中也包括了创业绩效,虽然问卷设计采用了AB卷填写,但是问卷结果仍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主观测量指标与客观测量指标相结合。③未来研究可以收集更多地区的更多数量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

#### 参考文献:

- [1] Funken R, Gielnik M M, Foo M D. How can Problems be Turned into Something Good?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Error Mastery Orientation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0, 44(2):315–338.
- [2] Drnovsek M, Ortvist D, Wincent J. The Effectiveness of Coping Strategies Used by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Impact on Personal Well-being and Venture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10, 28(2):193–220.
- [3] Byrne O, Shepherd D A.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s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Making Sense of Business Fail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2):375–405.
- [4] Ahmed A E, Ucbasaran Cacciotti G, Williams T.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tress, and Coping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2, 46:497–538.
- [5] Uy M A, Foo M – D, Song Z. Joint Effects of Prior Start-up Experi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on Entrepreneu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5):583–597.
- [6] Carver C S, Scheier M F, Weintraub J K. Assessing Coping Strategies: A Theoretically Based Approach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6(2):267–283.
- [7] Tsaur S H, Ku P S, Luoh H F. Problem – Focused or Emotion – Focused: Which Coping Strategy Has a Better Effect on Perceived Career Barriers and Choice Goal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21:425–442.
- [8] Kleine A K, Schmitt A, Wisbe B M. Challenge and Threat Appraisal of Entrepreneurial Error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of Coping Responses [J]. *Current Psychology*, 2023:1–15.
- [9] Wenwei Zhang, Pek – Hooi Soh, Wenhong Zhao. How do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Ventures Benefit from Prior Setback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itude Towards Failure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Re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 2023, 41(5):537–562.
- [10] Wolfe M. Entrepreneurial Grit: Insights and Applications for New Venture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11] Li C R, Yang Y, Liu J, et al. Wimp Out or Take Off? Temporal Dynamics in New Venture Effort After Exposure to Entrepreneurial Obstacl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23, 29(4):941–964.
- [12] Singh S, Corner P D, Pavlovich K. Failed, not Finished: A Narrat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Venture Failure Stigmatiz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5, 30(1):150–166.
- [13] Shepherd D A, Patzelt H, Wolfe M. Moving Forward From Project Failure: Negative Emotion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6):1229–1259.
- [14] Yamakawa Y, Peng M W, Deeds D L. Rising from the Ashes: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Venture Growth Afte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2):209–236.
- [15] Kuratko D, Burnell D, Stevenson R, et al. Enacting Entrepreneurial Hustle [J]. *Business Horizons*, 2023, 66:237–249.
- [16] Khanin D, Rosenfield R, Mahto R V, et al. Barriers to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vs. Opportunity Pursuit [J]. *Review of Managerial Science*, 2022, 16(4):1147–1167.
- [17] Danneels E, Vestal A. Normalizing vs. Analyzing: Drawing the Lessons From Failure to Enhance Firm Innovativenes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0, 35(1):105903.
- [18] 郝喜玲, 张玉利, 刘依冉. 创业失败学习对新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7, 38(10):94–101.
- [19] Ucbasaran D, Shepherd D A, Lockett A, et al. Life After Business Failure: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Failure for Entrepreneur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3, 39(1):163–202.
- [20] Jenkins A S, Wiklund J, Brundin E.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Firm Failure: Appraisals, Grief, and the Influence of Prior Failure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4, 29(1):17–33.
- [21] 于晓宇, 蒲馨莲. 中国式创业失败: 归因、学习和后续决策 [J]. 管理科学, 2021, 31(4):103–119.
- [22] Meng X, D'Arcy C. Coping Strategies and Distress Reduction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alysis Using a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e [J]. *Epidemiology & Psychiatric Sciences*, 2016, 25(4):370–383.
- [23] Folkman S, Lazarus R S, Dunkei, et al. Dynamics of a Stressful Encounter: Cognitive Appraisal, Coping, and Encounter Outcom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0(5):992–1003.
- [24] Patzelt H, Shepherd D A. Negative Emotions of an Entrepreneurial Career: Self-employment and Regulatory Coping Behavio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2):226–238.
- [25] 胡玲玉, 吴剑琳, 古继宝. 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 [J]. 管理学报, 2014, 11(10):1484–1490.
- [26] Michael F, Nina K. Action Errors, Error Management, and Learning in Organiza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5, 66:661–687.
- [27] 李颖, 赵文红, 杨特. 创业者先前经验、战略导向与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研究 [J]. 管理学报, 2021, 18(7):1022–1031.
- [28] Cohan S, Jang K L, Stein M B.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a Short Form of the Coping Inventory for Stressful Situations [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0, 62(3):273–283.
- [29] Chen C J.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cubator and Venture Capital,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1):93–103.
- [30] Cope J.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6(2):604–623.
- [31] Zhao H, Seibert S E, Hills G 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6):1265–1272.
- [32]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 –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1173–1182.
- [33] 周航. 重新理解创业:一个创业者的途中思考 [M]. 中信出版社, 2018. 10.

(责任编辑:秦颖)